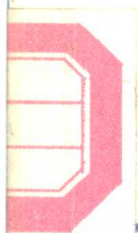


史海鉤玄

武汉裸体大游行

● 竟陵子 著

● 昆仑出版社



史 海 钩 玄

——武汉裸体大游行

竟陵子 著

昆 仑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九月·北京

史 海 钩 玄
——武汉裸体大游行
竟陵子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8·插页 ·字数 145,000

1989年9月第1版·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21,000

ISBN 7-80040-162-6/I·143

定价: 3.00 元

目 录

前 言	江城彷徨：为什么这个故事偏偏发生在武汉？她不羞于谈她当年“解放”的历史：令我心惊胆颤；她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1)
-----	--	-----

第一章	罂粟之花：1927年3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二十余万军民共庆“三·八”节；一群赤身裸体少女高呼铲除封建的口号，涌进革命洪流，拉开武汉裸体大游行序幕……………	(10)
-----	---	------

第二章	丈夫游行：1927年3月14日，汉口的男人们举行大游行，反对妇女解放，军校女生剃光头，独身主义大泛滥，从精神到肉体已完全萎顿的男人们不得不忍受“丧权失爱”的空前屈辱……………	(45)
-----	---	------

第三章 登峰造极：1927年3月28日，武昌阅马场万人云集，劝导妇女解放；当她登台演讲时猛地脱下衣裳，裸露出一个少女的天然丽质……任何理论和说教顿时黯然失色…………… (71)

第四章 山雨欲来：1927年4月2日，反革命以革命名义制造“五·一”节裸体大游行阴谋败露，革命圣地波谲云诡，革命家寻找革命力量，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队伍，千人裸体大游行的狂妄计划进展顺利…………… (100)

第五章 最佳武器：1927年4月23日，上海女界声讨武汉裸体大游行，汪精卫与共产党携手反击南京新军阀；周佛海为裸体大游行摇旗呐喊，反革命乘机罗组浪漫女青年。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更加错综复杂…………… (133)

第六章 以讹传讹：1927年5月5日，武汉妇协将女流氓游街示众，却使风声更紧；赵一曼等反击裸体大

游行，反遭欺凌。敌人的阴谋随时可能得逞 (159)

第七章 存亡之秋：1927年5月12日，武汉国民政府在经济全面崩溃之际，开始右转退却。敌人在裸体大游行“演习”成功之后决定配合反革命军事叛变猖狂举事，敌我双方剑拔弩张 (189)

第八章 并非虚构：1927年6月5日，汪精卫在冯玉祥的高压下出卖共产党，屠杀革命；并不遥远的江汉水乡，妇女裸体大游行悲彻千古 (217)

后 记 “共产共妻”：您想过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背此恶名 (236)

前言 江城彷徨：为什么这个故
事偏偏发生在武汉？她不
羞于谈她当年“解放”的历
史：令我心惊胆颤；她竟
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行不必尽善，学不必求知，
交不必良友，事不必求成。
求者，欲也，人之大妨也。
大欲者欲国，小欲者欲利。
欲国者至尊，欲利者至贱。
是以，
伟人无德，绝器无象，
至佛无教，大善无果……

尹老 1987、7、15

汉口 三岔里

她是个老妇人。她把她的生活和她自己构成一个

透明的琥珀、处于不生不死的境界。是她，这位皓首清逸的老人，诱发了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

她和我姨妈住在同一条里弄。

那时候，我被疾病纠缠得心力交瘁刚有起色之后，又被一些亲故旧事所烦恼。我很不负责任地对姨妈说，我真想出家，寻一个清净的所在。姨妈却当真了，说：

“我引你去看一个人。”

姨妈一辈子吃斋念佛，原因我不清楚。

她坐在门口理小菜，细心得象在用鸡毛为孙儿扎毽子；衣著完全是一个街头老妇。

她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包罗了她的全部生活，一览无余。我感觉是一个精制的小窠，没有许多孤寡老人屋里的杂乱与异味。使我惊奇的是，靠在塑料纸当玻璃的窗前，一张两斗桌纤尘不染，上面放着一个竹笔筒和一方紫砚。笔筒里只有一支小楷。桌子中间，用一条铜的镇纸压着一叠裁成三十二开的宣纸。靠墙放着一本线装书，很旧了。原来是象棋古谱。

姨妈告诉我，这间房子是私房。房主卖给了她。这个孤零零的老人从哪里来的，无人知道。她没有城市户口。她住下后，给人们看病，开处方，靠这个收入维持她的清淡的生活。她没有亲朋。七八年了，没接待过一个以宾客身份造访的人。除了给病人看病，她就翻那本和她一样苍老的棋书。偶尔有一封信来，是国外的。她把周围的人群当风中旋转的落叶或是把

自己当成人群中的异类。她对我的姨妈抱有好感（我感觉是一种怜悯），恐怕因为她们都是佛的子民，仅此而已。

她放下小菜，招呼我进屋。她并不看我，我却肆无忌惮地看她，完全是被那些编写“文学入门”的骗子们所教唆的穷毛病。

看不出什么。不过是一堆老妇人的符号。但我隐隐觉得，她身上辐射着寒气。当她的森冷的目光在我身上扫动的时候，我有些颤栗，象个罪犯一般，等待着残酷的判决。我突然后悔起来。我担心姨妈给她说了些什么。

然而，我们竟然象朋友亲密起来。在这个小窠，在她的身边，我有一种弃尘绝俗的感觉。我喜欢和她下棋。常常，整个上午整个下午不说一句话。我觉得我已经很老了。我原谅了一切，忘记了一切，包括我自己。

我不知该怎么称呼她。开始，我喊她婆婆，她摇摇头说：

“别这样。”

“就喊尹妈妈吧。”

“别这样。”

我想，我是否该象称呼中央的那些女革命家，称她尹大姐了。但是，我没有这个勇气。她肯定有法号，但没有人晓得。当我硬着头皮喊她“尹老”的时候，她便默许了。

“我拜读过你的小说。”

我觉得我的脸发热了。

“你的姨妈给我的。”

“爱屋及乌。我姨妈太爱我了。”

“我也曾想当作家。”

“啊？”

“那是六十年前。那时，我们崇拜郭沫若先生。茅盾叫沈德鸿，还不是作家是编辑。”

“哦。”

“我们这两代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我们那一代人是他杀的，你们这一代人是自杀的。”

“……”我定定地看着她。

“我们放弃的是肉体，你们放弃的是灵魂。”

我点点头。

“梵天渺渺，一念可至；大德昭昭，心诚则佛。我看你还是写你的小说吧。”

我不过是跟姨妈说着玩的。象我这样的人，只配下地狱。

“听你姨妈说……”

“你写过小说吗？”我赶紧转个话题。

“没写过。”

“不是想当作家吗？”

“看到别人当作家，自己就想。那时，有个叫谢冰莹的，女作家，比我还小一岁吧，名气很大。”

“她原在美国，近来到台湾了。”我看过她的作品。

“那一代人出了许多大作家。”

“你们受的教育好。”

“不，和你们一样，是个出作家的时代。”

“我们？”

“那是大革命时代……”

“一样吗？”

“一样啊……”

看不出她已经八十二岁；原来她有如此复杂的经历。这房子里的一切摆设以及她的外表，作一层无比宏厚的地幔，掩盖着永不为世人所见的天地。

有一个契约：不准写她的故事。

她刚刚去世了。姨妈来信告诉我，她前一天进医院，第二天姨妈去看望她，她已经断气了。不知她的亲人在哪里。她早已安排她自己，象一个偷下凡尘的神祇，销毁了自己的全部罪证，片纸未留。仅在她的内衣口袋里，找到了一百多元钱，还有一张宣纸写的便条：

“请医院的同志们为我办理后事。打搅您们了，很对不起。”

自然都是繁体字。

我很悲哀。她竟没通知我。但很快，我想通了：她该通知的人太多了。那些人，在她人生的大树上，有的是干，有的是枝。我不过是一只鸟，曾在这棵树上筑窠，孵我痛苦的卵。

我突然升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写作欲望要写她，但，我不能欺心。我还是要写。写这个故事吧，没有她，却有她的同伴和她们相似的经历，写这一段象彩

虹突然凌架在历史的长空的最灿烂的那一瞬间；写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发生的这一幕最伟大也最荒唐最美丽也最丑恶最该狂欢也最该痛哭的历史剧，来认识我的民族和文化、道德和信仰、昨天和今天，还有我自己。

于是，我数着她的足迹，向历史深处走去。六十多年了，整整一个花甲。

登上黄鹤楼，望着滔滔江水，我这样想：

这个一提起就叫人脸红的故事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武汉——这个城市？

当年有一个从轮船上走下的绅士模样的人，这样评价这个轰轰烈烈的城市：

其繁华不如上海，其简朴不如南昌。

这篇对武汉很不恭敬的文章发表在1927年3月初的《晨报》上。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出现那样的文章。如果是今天，这位先生恐怕要“赔偿名誉损失”了。

我有一个某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朋友，写过一篇极妙的理论文章：《论地理形态与文化背景》。她认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深重不可分割的血缘。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因为地理因素所致。东方（中国）西北高而东南低，这种地理的倾斜，使千条江河东流去，万里迢迢归大海。这就造成了东方人“大一统”的心理，浸濡成一种哲学思想，并以“正确的”“革命的”标签插进每一个人的神经。这就造成东方哲学思想的

奴化与贫瘠。例外的是，大思想家竟然往往在山东出现，诸如孔、孟等。于是她认为：应该感激那一条东方板块的叛逆——大汶河——竟敢由东流向西而入微山湖……她论述的“山文化”、“海文化”、“河文化”更加精道。她说，如果说黄河是政治家的摇篮，那么，长江则是诗人的母亲。特别是川江，高山峡谷，清流狂注，便是一个白痴，也会激发翩翩梦幻。于是，一个个大诗人出现了：李白、杜甫、苏东坡……遗憾的是，她没有论及武汉。

武汉，有代表性的还是汉口，“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上楼。”近代史上，武汉大概是最耀眼的明星了。如果说，帝业必起于秦川——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起总是由西北向东南发展（地理趋向），那么，资本主义革命应该是由东南沿海——广州、上海——向西北进军了。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一代英杰，困窘于上海，疲命于广州，一筹不展。而辛亥首义成功，却在“繁华不如上海，简朴不如南昌”的武汉。这便是东方近代史的特殊现象。

有的学者断言：不研究武汉（国民政府），便不知中国近代史；不研究武汉人，便不知中国人。

大约，也只有在武汉这个舞台上，也只有武汉人，才能演出近代史上这一幕使东方历史的任何一个亮点都黯然失色的悲喜剧。

汉水在这里注入长江。武汉三镇，是东方唯一的一个分散游离的城市。习惯于“天圆地方”说的东方人，在这里失去了方位和规矩。江汉横斜，山湖错

落。顺着江堤建起的街道，使堪輿家的指南针失去作用。于是，纵观武汉全部街道的名称，没有“东南西北”这一说。“街道不分南北，长幼不分尊卑。”人人开口一声“老子”。“老子”城。

这便是武汉的“大汶河现象”吧。

然而，那时的武汉，处直贯南北的京汉、粤汉铁路的中极，横跨东西的长江水运的要点，水陆转运，商贾云集。货物中孳杂着文化，商品中包装着观念。海洋的一切时尚和内地的种种风习在这里碰撞交欢嬉和调溶，孕育和分娩出一个特殊的城市文化。说它文明，确也“文明”，就说洋人们最时髦的娱乐赛马吧。那时，高鼻子得意的广州，只有一赛马场；租界林立，几乎成了洋人一统天下的上海，也只有两个赛马场；而武汉，竟然有三个，全国之冠。说它野蛮，也够野蛮。为招徕看客，敛聚钱财，江湖艺人竟用公狗与少女当众表演性交……，居然“一饱眼福者日以千计。”

长江无语，默然东流。透明无色的岁月浸蚀了当年的妖姿冶态，物质文化的建筑延伸着历史的渊源。江汉关的钟声依然雄浑悠扬，尽管它的指针从来没有正确过，表现出一种顽固却道貌岸然的言行不一，仍然是汉口的标致。汉阳晴川阁，“沙松冰箱”的建筑耸入云天，成为武汉三镇最壮美的建筑，表明这座城市不再仅仅是消费者的天下，而使武汉领导者的政绩有目共睹。

彳亍亍亍，民众乐园。当年的“血花世界”，武汉

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中心。今天也是。门户相对的后城马路（中山大道）的一条里弄，现在叫前进二路。当年，这里是热闹非凡的革命书社：长江书店。《马克思学说》、《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阶级斗争》、《独秀文存》、《少年漂泊记》——胡耀邦说他是揣着这本书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在这里畅销一时。今天，这里还是书刊销售中心，琳琅满目的是《性科学》、《性医学备忘录》、《沦为妓女的贵妇》以及岑凯伦的《我心深处》等九部长篇……六十年！中间隔了多少山山水水。

一位革命家悲愤地说：

“胡宗铎杀了整整一代人！”

是的，这个胡宗铎，黄梅军阀，在武汉国民政府崩溃之时，从下游杀回武汉，血洗三镇，把湖北人最丑恶的部分——互相残杀癖——推向了巅峰。

法场，济生三马路，那个曾是洼地却宽宏平野的所在，已被垃圾一般脏破拥挤的民房所充斥。腥风血雨，仅仅是小学课本上的形容词了。

我扶着尹老，在细雨中久久伫立。

她的眼中，有一颗晶亮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泪珠？是梦影？是岁月积淀的古老的化石——她的舍利子么？

她的故事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我要叙述的故事却要在这里着笔了。

第一章 罌粟之花：1927年3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二十余万军民共庆“三·八”节；一群赤身裸体少女高呼铲除封建的口号，涌进革命洪流，拉开武汉裸体大游行序幕

1927年的“三·八”节，敌人故意破坏，买通十几个无知的少女、雏妓，只穿个三角裤，裸体上阵，摇旗呐喊，冲进我们的队伍……

那时上海还没解放，《申报》和《新闻报》还发了消息，登了照片。

黄慕兰 1989.1.17 于

无锡华东疗养院

户主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开着这一片杂货店。

今天关门了。这个店被派上了特殊用场。不是被官方征用的，是一个青年男子买下的。张金华老人说，大概十来块钱，“洋钱啦，叮当叮当响的家伙！”

那时，张金华十一岁，便能够帮助那干瘦的父亲照顾店铺了。

“我们的房子是两层的，楼上有窗户。那天早晨，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我后来才晓得，是黄家的二少爷，叫黄震龙，家里的产业数不清。另一个提着照像机，爬到楼上的窗口往外架照像机。他们说要来开会。我和我爸不晓得来开什么会，傻呼呼地呆站着。我们那屋子不大，尽是坛坛罐罐。听说要来一二十人，板凳都没坐的。我那老爸很急的样子。可那姓黄的说，什么都不要准备，只借这屋子用一下。我就和我爸候在柜台后等，看来些么人物头。”

张老汉七十几了，红光满面，显得非常精神，象一个武林中人，嗓音中有一种金石之声。我大海捞针似地找到他时，他的哈哈大笑震得我的耳门子发麻。他当时正在吃晚饭，端着一盅酒，一个人在门口，就着放在一把椅子上的一碗花生米，喝得有滋有味。他是半躺在帆布折叠椅上的。他说他兴致好时，一顿能喝两盅白酒。看他那一口好牙，真想问问他的养身之道。后来还是用恭维的语气问了，他说，关键是要喝酒，人一不想喝酒，“保险完蛋！”他的拳头快杵到我的鼻梁上。

“开什么事会哟！来的是一群姑娘伢，一个个花狐狸精似的，好体面啊！打头的那个，我大些了才晓得